

ДУСИМА

對馬

(冊下)

著 衣 波 里 普
譯 益 梅

知 新 書 讀 活 生
版 出 店 書 聯 三



下
部
海
戰

「沒有一個人想到俄國海軍會遭受
這麼一個悲慘的敗北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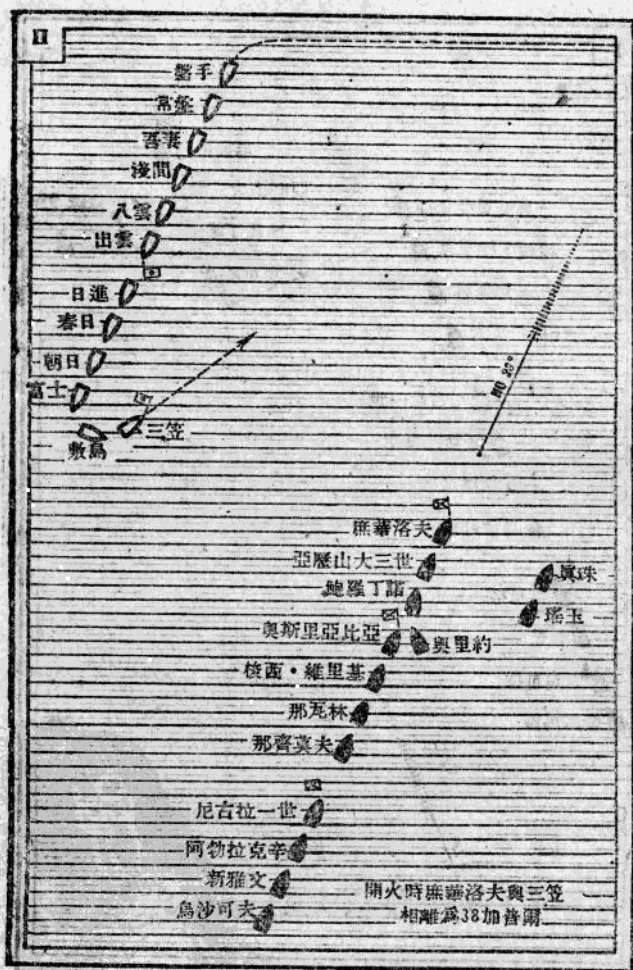
「擺在我們面前的，不單是軍事失敗，
而且是專制政治整個的破產。」

——烏理阿諾夫·伊里奇·列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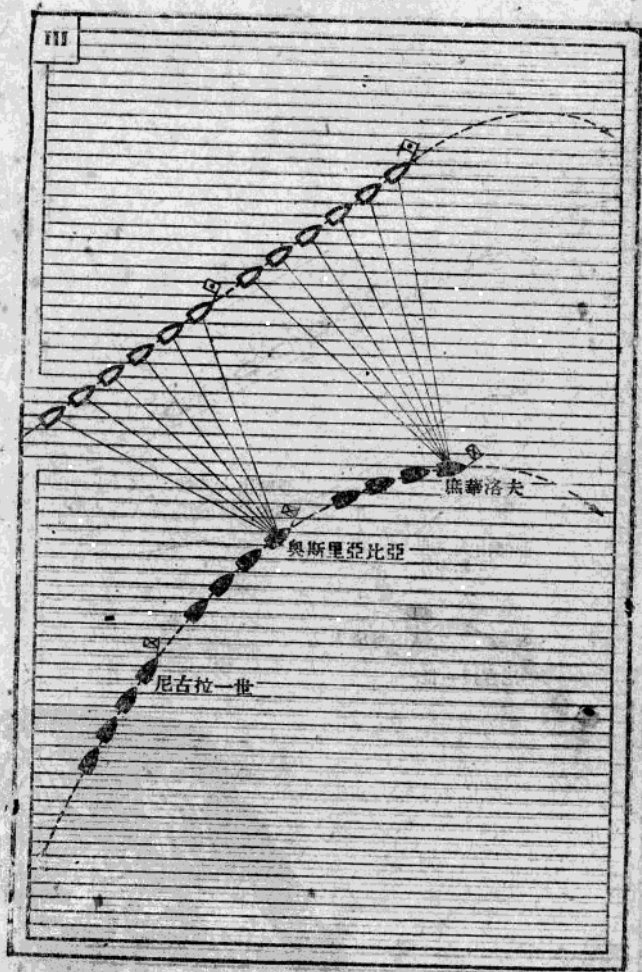
一點十五分俄羅斯艦隊的陣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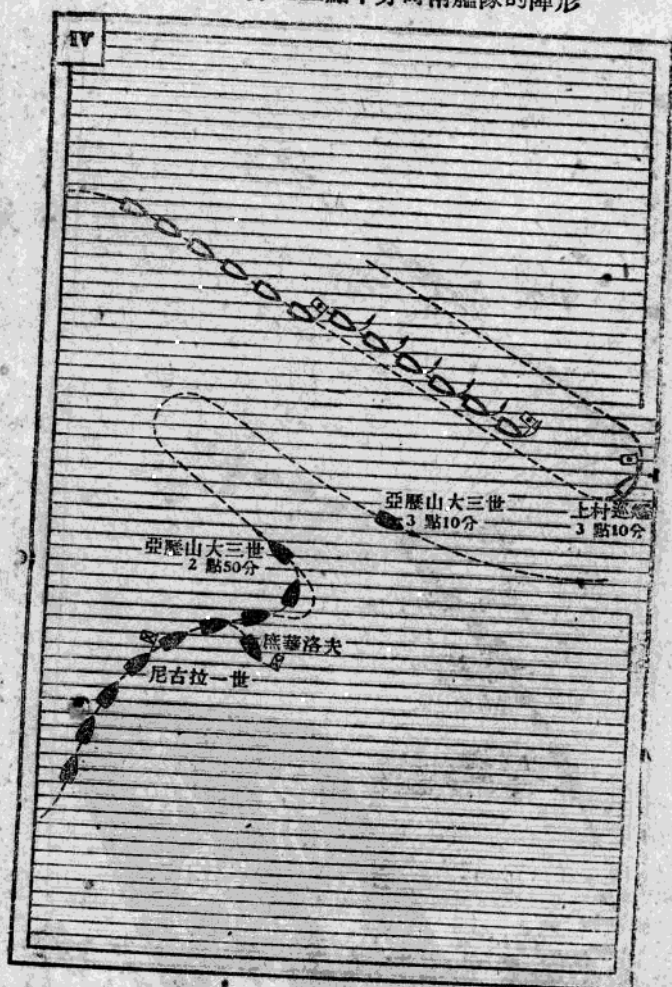
一點五十分雙方艦隊的陣形



二點五分日本集中火力向庶華洛夫和
奧斯里亞比亞



二點五十分至三點十分時兩艦隊的陣形





第一章 第一次大戰

——從「奧里約」看到的海戰——

一九〇五年五月十四日，在「奧里約」上，鐘鳴兩下。鐘聲響後，那熟悉的起身號聲的餘音，就在我們的耳畔有力地響着。站在上甲板上的喇叭手，把擦得極亮的喇叭接在唇邊，黃銅在晨光下閃耀着。他鼓着兩腮，瞪着眼睛，奏起那嘹亮的軍號。接着隊長的叫笛就響了起來。

「起床！搭上吊床！」

「快點，活潑點！士兵們一齊上甲板去呀！」

猶有睡意的水兵們比平常更快地上來，因為在這不安的夜裏，耐煩地搭着吊床睡覺的人並不多，大都寧願在隨便那一個足以容身的角落裏盤着身子睡覺。他們慌忙溜進盥洗室裏去洗手洗臉。早上跟往日一樣地過着：用早餐，洗刷甲板，全依着老規矩。

一陣新鮮的風從西南面吹來。灰色的霧不祥地罩在巨浪之上。紫紅的、巨大的、像因努力而脹大了一樣的太陽，緩緩地昇了上來。

排成爲兩縱隊的艦隊，以九浬的速度，朝北五十度東的線路向對馬海峽開去。艦隊的編成與上夜相同：右縱隊在盧傑斯特溫斯基中將指揮之下，以「庶華洛夫」爲導艦；左縱隊則由尼波加托夫少將乘坐的戰艦「尼古拉一世」帶頭。「司惠特蘭那」、「金鋼鑽」、「烏拉」三戒哨巡洋艦駛在艦隊的前頭，保持着三角形的陣形前進。早上，剛過了五時，瞭望兵和少尉見習生西齊爾巴契夫從他們的雙眼鏡和望遠鏡裏，看見有一條船正從左舷迅速地開過來。牠駛到距離約四十加普爾（註）的地方，就改變方向，跟我們的艦隊並行前進。

過了幾分鐘後，牠的船首向右一轉，其速率不下十六哩，便消失在霧中了。我們看不見牠的旗幟，但從牠的行動看來，牠是一隻日本哨艦無疑。我們本應該派兩條快速的巡洋艦去追牠，也許牠們不見得就能夠轟沉牠，但至少總解決了這個十分重要的問題：究竟敵人已否發見了我們的艦隊。這足以決定我們行動的計劃，但盧提督無論如何不想解答這個謎。

接着我們曉得這未被判明的船隻，是昨夜夜裏派來偵察的日本輔助巡洋艦「信濃丸」。黎明之前，牠已發見了我們那一隻燈光輝煌的病院船。自此之後，日本方面就立即發見了整個艦隊。上述那隻輔助巡洋艦的艦長也川當以無線電報告東鄉提督：「敵軍在第二百零三正方，而且顯然正朝東海峽開去。」

快到七點鐘，另一隻兩煙囪冒着煙的船隻出現了。當牠駛到五十加普爾以內的距離時，我們馬上認出牠是輕巡洋艦「和泉」。牠跟我們的艦隊並行了一分鐘，故意保持着彈程達到的距離。這樣，我們的無線電司機生就苦惱起來了。因為他們的受信機上收到了許

多不能理解的電訊——無疑地這些是發給東鄉提督報告我們艦隊的位置、速力、線路和陣形等的暗號。盧傑斯特溫斯基提督發出信號，命令右縱陣各艦把右舷和後部砲塔的大砲瞄準「和泉」。但這只是一種示威，結果並沒有開砲，我們的各輕巡洋艦也未曾出動。我們在前甲板上談論着這事情：

「爲什麼那霍爾案件的主角（註）糊塗到這樣子，不命令我們向日本人開砲呢？」

「是的，牠不過是一隻小巡洋艦，比漁船大不了許多！」

「你說的是什麼話！要是咱們開了砲，別的日本軍艦怕就給嚇跑了。這麼一來，敵手一個也沒有，我們誰也得不到勳章一類的東西了。」

艦隊循着同樣的線路前進。我遇到機師瓦西里耶夫，他正支着拐杖，在上甲板上開步。誰也聽不見我們的密談的。他說：

「我們已不能夠悄悄地，毫不讓日本艦隊發覺那樣地溜過去了。戰事馬上就要開始。」

（註）這是指的盧傑斯特溫斯基提督——譯者

可是我們的運輸船又將怎樣呢？我想，就是現在把牠們送到某些中立港去，還是來得及的。牠們應該滿便當地駛到上海去。——首先是趕走那些日本巡艦，接着運輸船就可以在霧的掩蓋之下，朝遠海開去。這樣我們會得到三種好處：運輸船得以避開，我們的巡洋艦也不用再負擔送之職，在快賽的海戰上，便能夠積極地參加戰鬥；還有我們艦隊的速率可以由九哩增至十二哩。」

「無疑的，盧傑斯特溫斯基是信任着他的運氣，自以為他會打勝仗的，」我插嘴說。

「一個多麼笨蠢的信念呵！牠跟事實和數字完全矛盾。我們俄羅斯的牧師們可以這樣子，可是一個提督能夠這樣子嗎？」

「你現在爲了他的愚笨而對他氣惱起來。不過，你不也老是說我們在戰爭上越發敗北，我們國內革命成功的機會也就越發好嗎？你不是這樣說過嗎？」

瓦西里耶夫緊蹙雙眉，陰鬱地望着我。

「一點也不錯，」他回答，「我不想取消我從前說過的話。要是日本結果了第二艦隊

——這帝國最後的希望的話，那麼，這比着炸死一個大臣或是幾個顯赫的貴族還更能夠推進我們的事業。這回的戰爭失敗了，那就是整個政治組織的崩潰。那些當權的人，已經不再信任他們自己了。他們正面對着激怒的大衆，那不可抗拒的威力。但我們的統治者絕不會退讓的，他們還一樣死守在那兒，直到革命把他們趕出去。然而，當想到我們許多軍艦的沉沒和大批人命的死亡時，我心裏却不免感到恐怖。我就是這樣兩重人格的……」

少尉見習生伏羅畢齊克，一個面團團的年青人，從靠近我們站着地方的官艙昇降口走上來。

「是的，日本軍必定要大舉攻擊我們，」瓦西里耶夫說，朝着後艦橋走去，他的拐杖憤怒地擊着甲板。

依着提督的命令，哨戒艦隊現在移至後方，結果「司惠特朗那」唧接在運輸船隊之後，再後就是「烏拉」和「金鋼鑽」，仍然保持着楔形的陣形。前此作為兩縱陣的兩翼的巡洋艦「真珠」和「瑤玉」，現在則稍為前進。病院船依然留在殿艦的後面。

這一天剛是沙皇和皇后即位的紀念日，早上八點鐘，艦尾的旗杆和左右兩橋已高懸起聖·安特列夫旗了。（這旗也就是俄國的戰旗。）

船員們特別高興和健談起來。有些人在一個冷靜的角落裏下棋，有的則在讀書。另外有一羣人却在談論一個人能否一次吃下十五磅黑麵包。由這些看來，實在很難相信他們全體快要參加一場有許多人終必死亡的海戰。在他們這種佯裝毫不關心危險的態度中，也許含有一點虛勇的意味吧。

要解釋他們這種態度，只有先假定他們全都厭倦了這海行。他們在不知名的海洋上差不多行駛了八個月，很少有着陸的機會；此外，還有拙劣的飯食，熱帶毒熱的陽光，一句話，他們已到了人類忍耐的極度了。

而且自從離開里埠之後，我們便無時不畏懼着日本艦隊的襲擊。過了馬達加斯加之後便愈加恐慌，而離了安南時，情形更越發惡劣。我們每夜都耽心着日本水雷戰隊的夜襲。現在一切的麻煩全都過去了，結果近在眼前：對某一些人，是一座海洋的墳墓；對另一些人，

則返回他們的故鄉——因為誰會懷疑我們艦隊的一部份能夠到達海參崴呢？

十點鐘，在距離約六十加普爾的左舷前方，四隻敵艦出現了。其中有一隻兩煙囪，另三隻只有一煙囪。在本艦前艦橋上的官員們，經過長久和小心的視察之後，認出這些是「橋立」、「松島」、「嚴島」和「鎮遠」（即有兩煙囪者）。牠們全是第二級的戰艦，艦舊、遲緩、排水量由四千噸到七千噸。

「庶華洛夫」發出了「準備作戰」的信號。我們許多人都以為第二戰隊最快速的戰艦，將馬上伴著我們最強力的巡艦如「奧里格」和「極光」等，一起與敵作戰。這四隻敵艦會在援艦到來之前被我們轟沉的。可是盧傑斯特溫斯基提督爲着那只有他自家曉得的理由，把這機會錯過去了。敵艦已迅速地駛開，直到牠們完全不見。

不久，四隻快速的輕巡洋艦立刻繼着前艦出現，那就是「千歲」、「鹿島」、「新高」和「對馬」。再也不能遲疑了。決定的一刻就在眼前。我們的敵人漸來漸近了。作爲主力的前鋒的這四隻巡艦，都依循着跟我們的相同，但又漸漸交錯起來的方向行駛着。牠們的任務是將

消息報告日本提督，但我們的首領却沒有阻止這行動。

輔助巡艦「烏拉」號上本設有一部强有力的，能夠收發七百哩距離的無線電機。牠很足以阻礙日本艦隊的電訊。爲什麼我們不利用牠呢？當「烏拉」以信號向旗艦請示時，盧傑斯特溫斯基這樣回答：

『不要阻礙日方的電訊！』

對敵人這樣輕蔑，只有在對俄國軍力的優越性有着嚴正的信任時才是正當的。但我們下屬的人，却無人懷着這種堅信。要怎樣去解釋我們提督所作的這許多乖謬的事情呢？他是一個賣國的奸賊嗎？不，作爲一個愛國者，甚至是一個熱狂的愛國者，他的歷史是白璧無瑕的。他給傲慢弄得糊塗，未能估計客觀的情勢，或理智的地去處理牠。一個輔助巡洋艦的艦長，怎敢把作戰最好的方針擅自進告盧傑斯特溫斯基，這俄羅斯艦隊的首領呢？

提督的心裏正給一個念頭盤據着——顯示出他對沙皇陛下的卑躬的虔誠。敵方艦隊已雲集於海平線上了，可是盧傑斯特溫斯基不肯忘記這一天——五月十四日，沙皇加

冕的紀念日。艦隊應該揚起這特殊的旗幟來紀念牠。

在「奧里約」艦上，喇叭吹奏了，小官員高聲喊着：

「作謝恩祈禱呀！」

『全體船員作祈禱呀！』

我們在正甲板上舉行，隨艦牧師帕西神父早已穿着法衣，站在聖像的前面。他那部紅色的、欠修飾的鬍子，像給畜牲踏亂了的草堆一樣。他那無光彩的灰色的眼睛和疲乏的面容，表示出他的昏亂。他無禮地胡亂作着祈禱，他的思想顯然是在別處。人們的臉孔都是酸溜溜的，而且像痼瘋病患者的昏厥那樣地冷冰冰。到會的人們像趕走着蠅一樣忽促地畫了十字。臨末，他們輕率地唱了『沙皇萬歲』，就各自惡聲喃喃着散了開去。

當祈禱正在進行的時候，艦隊採取着一新的陣形。第一同第二戰隊的裝甲巡洋艦，開足馬力駛至前頭，領率着左縱隊的各戰艦。運輸船留在右縱隊的後方，由巡洋艦掩護着，此外，還有第二戰隊的五隻水雷艇在各巡洋艦附近游弋。『蒙諾馬赫』號被派在運輸船的